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四

碑誌

勅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

元有佐命元勳之臣曰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伯顏弘  
又帝室有猷有烈輔理旬宣弼諧寅亮小心夙夜幾三  
十年人用揄誦延茲休聲蓋古所謂社稷之臣也上即  
位之明年制詔御史中丞馬祖常若口臣伯顏有勳德  
于世宜文諸石以勸有位爾言不誣其令有司具其翊  
我文宗中興之賢勞及其世闡行治序次之臣祖常受  
詔百拜退為文以進曰初文皇帝以武廟之子出居南

服民臣咸思依歸焉王時以平章政事佩虎符節制江  
淮諸軍鎮汴故太師太平王右丞相臣燕帖木兒遣  
迎文皇帝于邸使以告王王即檄下諸郡縣便宜發民  
丁給衛士聚芻糗金帛驛輸之用不足則貸商人貨約  
償倍息又許民折來歲賦充上供殺諸不用命者奪之  
官日接盥介冑坐省中指竿釐劃節警近廣儲峙浚隍  
壘堞剝缺完治使堅夜臨按盡五鼓下不遑寐雖葦礫  
械鎗之微服饁饌享之具必由殫其心力別募虜勇五  
十人往扈蹕于道始赤刺里者有二于上屬乘傳來京  
師遣部人蒙哥不花月魯台羅里遂殺之尉氏館平章

由列右丞別吉帖木兒以私持時銳鈍疑沮王王手刺  
死之榜于衆以舉義事戒有司奉行毋忽民翕然引領  
幸上之來朝夕急而參政脫別台萬戶明安答兒欲連  
兵圍不利脫別台手刃坐王下數日脫幾刃王王起拔  
劍擊之走追斫其右臂殺之以狗取所佩符節整齊其  
部兵得驛馬千二百騎下明安答兒獄使聞上悅甚遣  
撒里不花拜王河南行省左丞相是年秋八月廿日大  
駕臨御汴王標標一作賈也強索鋒率汴父老子弟導上至  
汴邸梯階下諸陪從官率卒吏賞予各有差百給物罔  
有纖鉅畢取如寄而汴人且謳吟市不易殆不知載体

之大而勞也。明日上解所被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  
文鶻為賜。王趣勸上曰：神器虛久，請亟北轅以主宗社。  
廼使車徒嚴約，令麾畢羅絡扈上渡河度道，計日以息。  
至則頓首，供張靡一不具，士無敢譁以怠，而民扶藨望  
拜歡呼如恐後。越七日，駕還宮。以九月十三日正皇帝  
位，詔天下改年天曆大業，遂定。加王銀青榮祿大夫、河  
南行省左丞相，尋拜太尉，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  
千兩，楮幣二萬五千緡，加開封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  
御史大夫、中政使。明年正月，拜太保，加儲慶使，尋又賜  
白鶻文豹降虎符，加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時上以

天下讓明皇帝，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官階勲職悉  
仍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九月，加儲政事。三年正月，拜  
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特命王有大勲勞於天下，凡飲  
宴賜以月脫之禮，國語唱盞也。王定大難，誅戮既多，宜  
防不測，賜怯薛五百人，城里吉百人，阿速百人，俾朝夕  
宿衛。王左右以備非常，仍賜黃金兩龍符，其文曰：廣忠  
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繫以寶帶，令世為明券。又命  
闕出王之孫女。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加侍正府侍  
正。十月，加昭功萬戶都總使。十二月，加宣毅萬戶府萬  
戶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故金符。三年十月，加徽

政使元統元年六月  
越二日拜大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脩國史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摠回紇漢人司天監事八月加領經筵事十一月改封秦王二年正月加威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師總餘職佩符領軍如故王昔十有五歲成宣宗命侍武宗于藩籥躬盡瘁不自暇逸勞任愾使必先諸御人仁宗王明宗于周命王為周王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拜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淪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在汴所至索政所宜施利害與民舉除之而宿奸頑豪異時常矯虔以毒民者祛之褫魄去懼罪之將及已故四海之人靡不相為鼓頌而被惠之邦尤嗟其來之暮而以不久留為嘆且望也父曰

武宗嘉愛焉大德五年從武宗北征與海都軍戰鐵堅固地戰哈刺塔花塔地斬虜最諸將十年部將幹羅思失班等遁王追擊之失班格開不下王數戰力至失刺不刺地失班降即不殺十一年武宗自知林入續大統錫名曰把都兒拜吏部尚書把都兒國語雄武也至大元年改尚服使其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十一月

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龍虎符領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三年正月加官特進延祐三年謹只兒總宿衛與聖太  
后宮皇贈懷忠秉義毓德衍慶惠迪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鄭王謚忠懿妣燕赤吉納鄭王夫  
人大父曰祿海故領軍百戶從憲宗平宋攻合州釣魚  
山戮力王事以歿皇贈守忠翊正劾節宣力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王謚莊順妣忽刺真  
河南王夫人曾大父曰探馬哈兒給事宿衛皇贈服勤  
翊衛秉信基德功臣太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  
陽翟王謚敬簡妣忽都真陽翟王夫人元統二年上猶

以恩禮為未稱也今有司更護進封曾大父曰服勤翊  
衛履信基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  
陽王謚忠靖妣淮陽王夫人大父曰推忠宣力同仁劾  
節勤遠功臣追封淮王謚忠襄職階勳如故妣淮王夫  
人父曰推誠秉義協恭保德翊運功臣階勳爵謚悉如  
故咸有褒辭以示殊禮正室夫人怯烈真氏加封秦王  
夫人故丞相野仙普化女故太傅右丞相禿忽魯之女  
弟兄四人長也達迭兒平章政事留守次雪你台次燕  
帖木兒中政使次教化的尚服使皆世弟二人伯要台  
蚤卒次馬札兒台今御史大夫子男二人長把刺釋理

次沙加釋理咸倍宿衛世戚兒吉解氏夫以王之忠清粹德輔翊累朝孝友於家嘉靖于國禮以自持義以立功董萬事之紀成熙洽之治為一代之臣宗而又有捍王定策之大勲著在戎國家信史有載昇銘是刊宜也矧又秉國鈞揮化澤佐我天子於未艾則夫爵有王土極此光耀寵榮以爍休美於後世不其允宜哉古稱有社稷臣者王之謂矣國家平康百有餘年君臣之際於斯為盛天子名碑首曰佐命元勲臣祖常文其敢辭謹齋沐而獻銘曰 赫矣文帝龍奮于南雲雷經綸家難用戡梁冀中夏八方之樞一有猥撓則柅我徒豈柅我

徒民胥于痛匪直民痛將斃我大謨有疑秦王殿師于梁襲甲于裳斬其無良合兵在郛秣馬在廐以迓我元后則罔不奔走元后戾止薨倪郊迎弓矢鈇鉞象簾鳶翔大勞兵士牛酒金帛賞錫于區農嬉于陌艤舟河澗謹帝之來神工授能濟而帝曰王賢汝父服事相與有家式殫勤瘁予聖考武皇惟王之嘉大毒收指氣無留遮外官蕃煙焱其鷹揚奉予一人征徒皇 虎旗龍章日月之光帝車載安言留上國廟見告主配天建極迺肆大旨乃旌有德王實左右以毗以翼皇帝曰嘻晝日三接鎧服寶刀金篆符節往總予揆施我民提擗

者以恬呻者以憤孰降割于下鼎湖攀號時定大篆王  
實焦勞肆聖天子文皇帝是以乃圖王封繹彼世祀山  
川土田南國之埃曰佐命元勳惟王實有天子詔臣臣  
揭碑首臣辭不誣庶以永後作秦王考以續周貞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中書  
右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于中興功在社稷  
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于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  
必儲瓌偉絕世之資將相之才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  
我太祖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為一世之用

者豈非天哉天曆九年戊辰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應  
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  
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乃誓於殿曰武宗皇帝有聖子  
二人孝恭仁文天下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  
紀有不順者斬手率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縛之分  
命勇士執諸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錄印符空百  
司皆入內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理董兀等乘遽迎  
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者接  
踵於道左笑癸卯弟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妻孥乘皇  
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京師比至浹旬之

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云駕已次近郊諸王及  
河南省臣萬戶各以兵從民勿譁驚北來者云皇帝大  
兄且至於是中外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  
王禪將北軍軍榆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趣撤敦馳  
入營壁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關撤敦赴之  
戰東薊敗之十有三日壬申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受  
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  
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  
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采二千疋白鶻  
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東出薊討禿滿帖木兒

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  
居庸關路六口丙子裹糧趨榆河未戰聞大駕出宮親  
督將士亟請見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陛下班  
師撫安黎庶上旋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  
帖木兒同知太不花陰構變未發事覺械三人送關下  
斬之己卯與王禪前軍戰榆河勦之追殘兵于紅橋北  
河刺帖木兒擒刺馬前盤馬斫之刀中左臂部曲和尚  
斫忽都帖木兒亦中臂二人皆驍捷將也會日晡就宿  
戰所庚辰上聞之遣使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隔  
紅橋木為營辛巳合兵鏖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



入夜二鼓盡呼裨將阿刺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使將  
百騎風上文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至旦始  
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  
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出其後  
南向八都兒脫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大呼吹銅角  
雜入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八都  
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于昌平北上遣賜上  
尊酒諭旨曰丞相每與敵戰親冒矢石脫不虞柰宗社  
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敵後者  
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

履徒跣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  
速歹兒也不倫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溫  
台闊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進以大  
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孛羅帖木兒  
蒙古吞失牙失帖木兒撒兒討溫四大將縛兩手載于  
馬鞍獻上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  
脫木兒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  
及禿滿迭兒驅萬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  
丑朔日晡彼方懸馬我軍直搏之不及抽一矢東度潞  
水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幸郊宵遁我軍渡潞水

入夜二鼓盡呼裨將阿刺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使將百騎風上文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至旦始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出其後南向八都兒脫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大呼吹銅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于昌平北遣賜上尊酒諭旨曰丞相每與敵戰親冒矢石脫不虞柰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敵後者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

履徒跣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速歹兒也不倫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溫台闊以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進以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孛羅帖木兒蒙古各失牙失帖木兒撒兒討溫四大將縛兩手載于馬鞍獻上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脫木兒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及禿滿迭兒驅萬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朔日晡彼方懸馬我軍直搗之不及抽一矢東度潞水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幸郊宵遁我軍渡潞水

襲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先帖木兒朶羅斛及禿  
滿迭兒各海血戰擅于山藁林唐其世從殺太平於陣  
中餘夜遁甲午撒敦脫木兒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  
忽刺解指揮使阿刺帖木兒安童自紫荊關口犯良鄉  
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藁盛草粟繫  
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忽刺解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  
者填道入見天子無矜容馬上大悅己亥進封各刺罕  
太平王以其地為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為  
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各刺罕華言世貸之  
也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擅州南殲之萬戶路刺那

海以戲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刺解阿刺  
帖木兒安童朶羅多塔海於國門之外齊王月魯帖木  
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乃起兵嚮開平曰皇帝正大統於  
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刺沙囚首請死十月廿有二  
日庚戌奉皇帝璽來上大業遂定明年己巳上固讓位  
於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戊  
辰丞相護皇帝璽於北土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  
如前迨明廟上賓皇帝游昇大位一歲之間為天子佐  
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外清謐華夏又寧者茲非  
天儲其才使與授命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來奏

上詔贈定策元勳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  
獻銘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  
皇帝武皇御極惟昌靈在天惟祥神在廟惟享祐厥聖  
子弗改以克作克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還周逵陰隲  
我民上帝監觀儲茲師臣維茲師臣出將入相戴我天  
子征伐揖讓桓桓于々有亟有徐露刃袒呼虎旅疾趨  
建議禁中群疑未同縛二三臣誓言於公君作君曰大統  
之傳武皇帝有子天序秩々孰敢干紀聖祖明訓封建  
伯叔分地車旗屏翰林服孳臣萌芽交構我家神怒而  
憤民恫而嗟于徙于旅闕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

斧地官金帛司馬介冑于時遠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  
軍容大施扼其重關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  
潢池弄兵卷米來赴戰同敵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  
峨地赭襖衣旆捷日降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皇帝  
曰嘻丞相汝勞盡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帝  
社稷將賞勇及我事與子十月日吉來上玉璽茲臣慶  
刻泥首就死真茲海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勳之宣  
元勳之宣開國江垓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故貞節贈容國夫人薩法禮氏碑銘

夫人薩法禮故大斷事官雅老毛寶之女孫故江淮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阿里別之女故贈榮祿大夫大  
司徒上柱國容國公帖木兒普化之妻今朝列大夫治  
書御史阿魯忽禿之母也夫人生有淑德懿行未大顯  
著詔令臣祖常製其碑鐫始夫人歸故樞密追封昇王  
土土哈家時王方窮荷干戈宣威萬里拓土開疆為國  
虎臣貴盛光寵旌節焜耀夫人若常人女婦上堂執婦  
道親進盥櫛無失容也已而帖木兒普化出領建康廬  
州饒州等處食封戶達魯花赤夫人隨之江南知民間  
衣食生業愈自抑損貴習大德丙午帖木兒普化卒夫  
人年甫廿有九也哭泣喪服葬具有法既有喪亦不事

塗澤面髮殆如槁者以儉率下其家能完居廿有六年  
夫人將六十矣建康府上事行御史臺行中書省公牘  
交上中書下尚書唯律可擬其門曰貞節又十年為至  
順辛未夫人既卒矣子阿魯忽禿請于朝追封容國夫  
人子四人曰禿魯曰和上曰亦憐真並不仕而歿一今  
治書侍御史也痛其母之早寡能以禮衛其身又教我  
使知讀書有所樹立於時銜哀具儀告其寮友馬祖常  
曰吾母真節方諸古烈婦無以尚也今幸有詔命汝為  
文以揭於碑祖常曰諾義宜為文矧我明天子有詔乎  
臣聞有道之世比屋可封蓋民化矣焉用所謂刑哉國

家列聖治平重熙累洽其男子多公卿將相之才其女  
子往々天資之以專靜貞順之德然不為世所知者衆  
矣夫人子賢乃得暴白之也謹按夫人于閨人祖雅老  
克實克大斷事官者國初官制未建立凡軍國機務悉  
決于斷事官斷事官行治在燕窩與尚驛和寧中原數十百州  
之命脉繫焉非今日隸于省院者也父阿里別以不附  
權臣而坐法故書夫人之行而并著其祖考之實所以  
表其積善之微亦孝子慈孫之志也傳稱周南召南刑  
家以及國則婦人之相其夫子者多矣天子屬臣載於  
文者詎非廣教化之意歟臣祖常乃奉詔百拜稽首而

獻銘曰 有貞節淑女早嬪大家節其珩璜不服于奢

上堂問姑下堂事夫進與與一作與主饋婉々愉々夫官江

南實臨食封夫人喪慤哀戚靡容積年弥堅弗隨弗徙

有司騰香表於里廛豈惟女師以義迪子秉憲內外震

近始即泉丘夫人開國蘿菀光華令善惟飾舅尊

三女榮為公子為堂臣何憾於終漂水之陽大江北

河松亭々有碑龜趺命勒銘詩天子所施今日宜之

女師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四

馬石田文集卷第十五

行狀

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董君行狀

君諱元姓董氏趙州柏鄉縣進德里人也考世增世服農畝喜文字孝事父母鄉井以善稱妣夏氏生三子長曰貞次曰成君之子也君剛毅体幹魁岸迨金室之亂兄貞等各逃難避徙君獨留養親不去雖蹂于兵戈之衝而奉親之衣食酒食必以時進或有暴于鄉者則率衆以禦之以是寇慙不敢相犯而鄉境帖然作業無虞迨聖元戡定華夏寵綏流亡民日漸離愁善思土著而

在所豪猾乘時劫奪單弱以自利君尤憫之祿黨有逃  
亡而復歸者君即以完產而分給之微至井舊不潔毀  
也由是人益高其義其年調民赴雲州治銀坑有司持  
民急甚君亦在行中又被檄督役其年故丞相淮安王  
使者入見上因命護工悉君執事恪謹及報政乃以其  
衆別籍也可皇后位為綿戶仍署君為戶長益優之也  
居無幾棄之還里中家居課子孫讀書為儒生俾將有  
用於世也君平日務質朴不事靡習不與人角利常以  
理論人不使之有爭鬪獄訟割財以周人之急每語人  
曰吾始以孤童遭世運屯難出萬死之厄而長逢天下

治康而諸稚頗慧若將有成人之望噫天其所以相也  
耶至元廿九年病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葬于先塋  
兆葬之日執紼泣送者二千餘人後以孫訥貴贈亞中  
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趙郡侯夫人夏氏追封趙  
郡夫人遂考於禮之意而合葬焉有累子四人長曰進  
以子訥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配文安趙氏封趙郡  
太夫人次和次福次祐女子六人長適郭讓次適薛寬  
次適番禺縣主簿孟瑛禮部有子二人長曰訥以儒起  
家辟為燕南道廉訪書吏嘗以大節自任轉拜監察御  
史對繫太師右丞相鐵木帖兒在廷不敬震動一時由



是敷歷顯要政譽日隆今官登大中大夫吏部尚書次  
早卒女四人長適耿氏次適孟氏次適尹鐸次適趙德  
和有子一人曰世傑提領順德等處雜戶女二人長適  
楊祥道次適霍祿福有子一人曰誼女三人長適郭明  
次適王隆次適猶端祐有子二人曰諒曰誠吏部子二  
人曰衍資夙悟績文有緒已而不年曰維盤女二人皆  
幼按董氏世出遠古而至廣川漢江都仲舒名最顯廣  
川為今河間地於柏鄉圻壤犬牙郡侯豈其苗裔耶不  
然名德之盛又何以異於自斬艾者哉初郡侯純篤力  
慕善道殊不知責報於天而必其子孫昌熾於後也但

德鉅器大者福祿之所歸爾予每觀世之大人長者多  
不能偽茲豈非人所積歟若郡侯可謂求福不回者也  
予與吏部同官于朝而又同志于古也吏部屬狀其先  
世之行予奚辭焉願立言之君子重有以著於文俾孝  
子慈孫之志德昭其祖考之光美於罔極者是亦善  
之道而春秋之教也謹狀

傳

息此傳

淮北堧有州曰息先息國也居申蔡沈頓胡黃之間自古  
國有南北分則受勳焉以是地大壤曠蓬茅聿興天元

視四海為堂陞力田之吐多就懇焉有吐媯姓於凡吐  
中最稱善播種事致啟厥家然大都世之靡麗奇瓌淫冶  
織絕可酣可嗜者一切無所好俄為子求婦吐翁謀於  
其媯曰今茲東家女清婉靜淑姿美甚年且盛可當吾  
兒頃召媒氏通慈惠頃之果召媒氏往問媒氏乃過女  
父母家匿所過事陰覘女子病瘦腫至不辯頸頰皆如  
負箕腹下垂如料目黑白不分色漆墨卒自項及踵無  
一善相媒氏竟去報聘子婦者曰所問女不足當即君  
萬一具言狀其翁媯反訾媒氏謂問謀兩好且稱女子  
有柔德能女工不論色也仍召他媒氏往他媯氏性

會善佞承戒過女家既見女父母詫陳國媯氏聖舜苗  
裔今家同姓之國淮西壤有畝粟千鍾地百頃資巨萬  
其子復丰姿容多才藝門下女妾熟知儻母斬賄我俾  
二姓合好則門下女專有其家父母如所請期受聘金  
日半相餽他媒氏還報曰女子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  
光古毛媯西子不敢近又刺綉剪縷雕鵞毛腊極天下  
之工味願亟聘無怠否則為王侯夫人翁媯喜不任比  
聘女先出束帛勞他媒氏乃別奉白玉二鼓黃金十鎰  
純繡采紵是請日納聘凡翁媯內外族暨里閭所善聞  
之皆切笑相與圖告翁媯云他媒氏言料于情先媒氏

乃摘實耳翁媪俱不聽命其子遂婚迎成禮女子既歸夫家論舅姑不我陋偵夫之覲我之不灼也讐族里之宿毀讐我也大肆專妬日凌其夫凡夫黨之登其門者壹漿亦不饋焉惡聲彰著醜狀百出雖夫之女兄弟佩履聲過戶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之也久之沉憂積無所寄托於天地之間屬淮濱大水因自溺死世之女子至今羞道焉太史公曰傳稱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吾徵諸古君子可信使此女幽閑貞懿以組紉為事不害其為賢也庶幾尚德之君子亦娶之以何乃用媚道賄媒進於夫夫初不灼見厥醜久鮮不敗彼舅姑者擯良媒不聽信龍於他媒氏納陋婦終致貌行不可掩積怨交惡稔禍室家宜乎世之出婦也多矣

### 王氏傳

唐縣董堅妻王氏同縣人王璿之女僉江南瀾西道廉訪司事世安之女弟初王氏嫁堅時年十五堅父母在王氏居于室執婦道非饋食堂上屨不過寢門委諸婦如問衣弊舊不補綴十百空不棄或蚕得紈素即問舅姑孰與舅姑不與人乃縫夫衣父之堅襲父職為均

州翼管軍百戶戍兩湖王氏留侍舅姑所至元丙子堅  
將麾下兵從成交趾與黎蠻戰死瓊州海上王氏年甫  
二十七聞夫死喪哭三年堅父母不忍婦哀甚恐且死  
常慰唁之王氏悉脫簪珥不圖澤面髮脩婦女容日手  
緝麻紵作纊布間剪刻米繪象四時草木數萬俾人持  
入里巷區舍易有滋味物食亨舅姑益恭舅姑死王氏  
葬之棺衾服布不貫貸於人且有二子鞠保盡慈稍長  
使從鄉先生學古義二子後果有樹立為文吏知名今  
王氏年六十七矣縣令丞上其事丞相府丞相府下郡  
國曰有令旌其門可延祐甲寅三月翰林侍讀學士清

河元公為表曰貞節王氏之門嗚呼真丈夫女也贊曰  
劉向叙列女傳曾大家注不失義世傳此書又列之漢  
藝文志女道於君子不翅十百倍何文學論著不已也  
今唐縣王瑄女方譜古烈女何嘸其傳信無疑

### 節婦高氏傳

畿內屬縣永清為縣南直村遠永清之治所積以里者  
若干土衍而民樸其男子率無力田慕義不敢弛教而  
近刑故永清一縣居畿甸五方雜俗之中獨稱為鄉多  
善士然在男子之勸學迪德固其所宜而何足尚也若  
夫婦人女子之行有能卓然不為時俗之所移竊然提

身以節孝之美而無姑終之美此雖婦也君子猶或難  
之况婦女乎哉况婦女乎哉高氏者永清南鄉漆里村  
高澤之女也笄而嫁同縣南直村里之王用嫁九年而  
用死有二嬰女哇々以泣兩舅姑衣履日穿漏視高氏  
抱持二嬰心悴々內悲哉子已死婦有女子無丈夫子  
婦一旦必棄王氏去後高氏紡績給養兩舅姑益謹比  
及老高氏事之過其夫用初死時比其終高氏謀棺衾  
塋且一如大家身自表率二女習女工閨門之中出入  
有限今長適某次適某自是閨永清之人悉以高氏為  
女師而尊敬之如此者四十年矣縣書其狀列上於大  
府請褒獎厥德藉用為勸府牒御史覆實禮部考制吏  
牘相徵無害於文然後命有司署表里門不役以事鳴  
呼俗之不善有司之過也茲永清之縣大夫知以善俗  
之意為政得請於上可謂有治民之術者矣故因高氏  
之行而并及其官焉

附錄

桐鄉阡碑

虞集撰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  
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  
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  
其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應官行事  
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  
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  
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

得寧居者乘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  
山頂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  
始知出降而先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  
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于斯  
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  
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  
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為次資一作運司行茶法  
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  
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郡

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  
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  
是意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為公民者少  
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  
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  
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  
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  
昔國家法令備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  
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  
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

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聞人諸弟若子相  
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  
徵德者是亦先人之志也

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  
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  
銘并序

許有壬撰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  
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摠忠宣憲協  
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

祖常早擢高第應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  
記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為文臣玄  
為書臣起巖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  
託知允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職紀述其敢彝  
公字伯庸世雍古部居靜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高祖  
也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  
子孫曰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皇征宋苗汴掌  
饋饗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  
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  
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洲路總管府事贈中



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楊氏追封  
梁郡夫人梁公官淳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  
市書十歲見燭歌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嘆其異蜀儒  
張公頴謂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竒之科  
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  
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拜監  
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請公  
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大史執筆雖有懷姙  
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  
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矣廟為

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  
公首知其盜觀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  
黨與之布要地者皆論列出之端人昔與牴牾而擯斤  
者請拔用之秦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  
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  
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應月餘辭  
歸起為社稷署令罷雜事于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  
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淳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秦定建  
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  
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內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

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為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  
曆初再使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  
卷官時號得人叅議中書省事然定親郊典儀充讀祝  
冊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  
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  
臺中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賚白金為兩二百楮幣為  
貫萬金織綺為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  
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經  
史大義叅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  
僚禁酷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聞

以事闕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  
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  
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  
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  
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旨贈謚  
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  
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  
剴切嘗建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彙  
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  
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韙之至於

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  
渥當驗情過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不及百者  
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眾之條又復為此是錯綜網羅  
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  
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  
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為文精核務去陳  
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轡古作大篇短章無不  
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畧編集  
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  
玉食之賜嘗進擬稿為之嘆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

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  
下列為四色國人泊諸部為右榜試日視左榜差優公  
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為學初不為貢  
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舉為舉首馴至達官威  
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設  
科得士不得以延祐之初為感也不幸壽僅六十未  
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址萊苑生其中部族有儒文  
貞伊始文貞之世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并  
至公有大無以新然異稟切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

楚孟習以進益混以漸不溺于流而登于岸先秦兩漢  
華咀實禱天籟冷厲石湍激冽天子有詔乃興乃宿寔  
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修我身冠以兩柄鑿安我  
考樂遊心浮雲來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于  
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靡息異穀川委克溢  
云胡修途六十而柅既易其名亦大其封于光之原賜  
碑崇以賜碑崇以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諛惟爾  
部族文貞有燭叙倫敦典益介戩穀

石田山房記

桐栢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溈潢山谷諸流左盤

右紆環繞山麓其南有州曰光平行而草茂民勤而俗  
樸故贈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  
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  
念其子之能勞而將去也乃為之卜里中地亟其乘屋  
而俾就家屋之側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  
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蔚前為木梁，溪而行周垣  
悉編管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  
器更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筴來  
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士雖硯瘠寡殖不如江  
湖之沃饒然猶愈于無業也祖常者曰樂而居焉于是

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  
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馬石田文集附錄終

馬石田印

題馬石田文集後

山西按察使汝南熊騰霄以有元  
同郡石田文集經兵火之餘世無  
全書每宦轍所至輒加尋訪得則  
躬自校勘欲重刻梓以傳既成屬  
余識其後余惟古豪傑之士力學

聖賢窮性命道德之奧沉浸濃郁  
淪心洽髓積於中者既深然後發  
而為文雖不苦心極力以求其工  
而自與古之工文者並故粹然煥  
然一出於聖賢性命道德之中足  
以垂當世而傳永久非若後人取  
青配白誇奇鬪巧之文也自聖賢  
道否河洛關閩闢而闡之天下之  
士靡然後風一歸于正有元入主  
中夏僅百年而許文正公繼作當  
時能文之士皆主理學苟背於理  
世皆嗤之觀虞楊范揭吳臨川黃

文獻諸公是已石田先生馬文貞  
公祖常也字伯庸西域人父潤同  
知漳州路家於光州延祐初設兩  
科取士時元明善為試官取公為  
會試第一及廷試在第二於是名  
震京師時君亦謂為中原碩儒今  
觀其集詩則溫厚和平而不為浮  
靡文則俊偉雄朗而動中法度其  
明白痛快如青天萬里烟雲不生  
其峭拔峻厲如孤峯獨得霄漢為  
侶其精神氣焰盪摩日月振撼山  
川耿々乎天地之間不可遏也嗚

呼其亦深究理學而以聖賢為歸  
者歟其亦聞文正公之風而興起  
者歟不然何有典有則之如是也  
元史稱其工文章務去陳腐自成  
一家言詩尤圓密清麗誠知言哉  
斯集之行非特如夏鼎商敦惟好  
古博雅之士好之將如穀粟布帛  
天下後世之人舉皆好之矣公立  
朝大節并出處之詳前人書之茲  
不贅

弘治六年歲在癸丑秋七月朔  
賜進士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翰林院  
國史修撰 經筵 講官兼  
文華殿

講讀官致仕維揚張頤題

三



書重刻馬石田文集後

肅少時從雲軒先甫君過石田先  
生墓下先甫君指示肅曰此元尚  
書馬文貞公之阡先本西齋廡考  
仕光占藉為光人子孫入

皇朝始遷甘肅之蘭州公鄉之典

刑也所著有石田集散在人間日久  
恐致泯沒汝長脫為世用當圖所  
以永其傳聃既長每得勝國文章  
家如袁伯長清容居士集虞伯生  
道園學古錄讀之見其與公偈和寄  
贈之作多所推重而伯生稱元祐

首科得人至以公為第一且謂其與張  
夢臣歐陽原功諸君子皆赫然有  
稱於當世及讀蘇伯備陳衆仲柳  
道傳集則又見其以嘗愛知公為榮  
於是信公之述作誠與諸大家類  
頑淺先無疑也而先甫君之言亦於

是有徵矣恨其全集之未見訪諸  
鄉故老歷十餘年始得鈔本於亞  
卿却公家如獲拱壁後官御史出  
按甘肅又得見公之裔孫馬鐵牛持  
公所撰母夫人石刻墓銘來又獲知  
公世裔之詳時先甫君已謝世矣而

嚴訊猶在耳每思繕刻以傳中多  
舛訛無從考正乃手錄其母夫人墓  
銘附集中而并錄虞伯生撰述其先  
桐鄉阡表及許有壬所著公墓碑  
錄于集尾謹藏私篋又十餘年矣茲  
承乏山右臬司嘗與僉憲楊質夫論

及近世文章家質夫亦必以公與袁  
虞蘇柳姚元諸大家並稱曰思諸家  
之集皆盛行于世惟公之集藏于予  
蔽而不彰非所以景仰先哲之意且  
非所以成先志也於是發篋出是集  
置諸几案間每公暇輒自校讎又

逾年而始克終編爰捐俸募工刻于  
太原府學宮將與天下後世共之其  
卷秩次第悉依舊本不敢妄有所增  
損至於述作之工則又有當時蘇陳  
二公與今學士李公之序文在亦  
不敢妄有所評品也刻既成庸書

此以見是集再傳之由云爾  
弘治癸丑夏五月之吉  
賜進士正議大夫資治尹山西按  
察司按察使汝南後學熊翀書

